

走近俄罗斯

目录

1. 再次造访还有新鲜感吗？
2. 俄罗斯警察印象
3. 阿尔巴特大街和飞机场
4. 俄国人小气吗？
5. 偏执热情的柯夫人
6. 熟悉地铁
7. 接近列宁
8. 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9. 山楂树
10. 彼得大帝与小城
11. 结语

再次造访还有新鲜感吗？

经过近 8 个小时的长途飞行，波音 777 大型客机终于在莫斯科机场降落。在爆发的一片为成功降落的热烈鼓掌中，一个曾在我脑海中回旋多次的问题再一次跃然：一年后的再次访问俄罗斯，对于我这样追求冒险、刺激的性格的人还能有新鲜感吗？正是在这样的暗示下，我在 8 个小时的航程中一直昏昏欲睡，除了两顿饭空姐的干扰外，其余时间基本都在睡梦中，而梦中也无一是有有关俄罗斯的。

下机后，一位叫娜达莎的俄国小姐来接机，她可以说纯正的中国普通话，但遗憾的是竟然没有安排接机的车辆！她说她的任务是带我们坐出租到旅馆，出租车费由我们付。这对于已在北京预交 60 美元接机费的我们来说，不啻是一个重大的阴影：一登上俄罗斯国土就有开始上当的感觉？



出租车在似曾熟悉的公路上行驶，心情的不悦搅得我无心欣赏窗外的风景。我禁不住想起一年前的 6 月：当时我们一踏上这片新鲜的国土，兴奋、追索的心情溢于言表，看着窗外葱绿的森林、田野，典雅、鲜亮的“洋葱头”建筑，我曾深深地为这个建立在森林中的首府城市而感触：多么丰硕的资源，多么清新的环境，这个古老城市将带给我什么呢？

今天，我同样会自问：这个似曾相识的城市会带给我什么样的新鲜感呢？

俄罗斯警察印象

莫斯科与北京有四个小时时差。尽管到达日入睡已是北京时间的凌晨，第二天早上莫斯科时间的 5 点钟还是清醒无困意（暗算一下：那正是北京时间的上午 9 点，正是精神饱满迎接新的一天的开始），我无可抗拒地起床了。一个强烈的愿望充斥在我的脑海中：在莫斯科逗留的几天，应该是一个绝好的安排规律锻炼的时机。我穿上便服准备外出晨练。

莫斯科的清晨空气清新潮湿，初秋的天气透出阵阵凉意。我走出旅馆的院门，沿着一条小路向一片树林跑去。迎着初升的朝阳，葱绿的林木笼罩在金黄色的光辉中，这片树林好深好大啊！跑近时才发现，这片树林中隐藏着大片的墓地。

当我沿着崎岖小路前行，望着两旁矗立的一个个沉静的墓碑和一个个延伸出去的小小支路，我竟然没有一丝恐惧感。这里的墓碑给人一种回家的感觉：每一墓碑上精心雕刻着亡故人的名字，镶嵌着各种美丽的图案，好像一个个小小的栖身之家，家门口标注着主人的名字，门前安放着一丛丛的鲜花，栽种着茁壮的小树，显得那么肃穆和宁静。我想，安葬在这里的人们一定非常安详和惬意，他们经过了一生的奋斗、努力甚至挣扎、痛苦，回到了属于自己的永久的家，安定地休憩着，这是美好的人生的结局……。



当我继续前行，突然感觉这片树林是那

么深邃，甚至深不可测，永无休止地向前延伸着。一个警觉的念头突然出现在脑海中：会不会有什么歹徒或者酒鬼隐藏在这片无生灵驻存的密林中突然向我袭击呢？不详的预感使我掉头跑出这片隐秘的树林。

当我如释重负地行走在返回旅馆的旅途上，经过了一个 24 小时超市的大型停车场前驻步，不甘的念头驱使我再找个地方继续锻炼。我想进入空旷的停车场跑步，但当发现一辆小轿车从场内远远驶来，我意识到这是机动车的天地，并不适合锻炼，我又退了回来。可能是我的这个行动引起了那辆车的关注，它行驶过我时突然停下，这是一辆警车，车上坐着四位俄罗斯警察。坐在前排座的一位高个子警察用俄语在讯问我，我突然意识到：我没有带唯一表明我身份的护照！情急之中，我出示了旅馆的房卡。高个子警察用审视的眼光翻来覆去地察看着那个塑料片，好像在解读一个布满密码的通行证。几个警察相互嘀咕了几句，后排座的小个子警察走下车，用手势让我上车。我突然间愤怒了：我没有做任何事，只是在路旁走路，凭为什么要带我走？我用英语咆哮着……我的英语他们不理解，他们的俄语我也不明白，高个子坚持让我上车，小个子似乎比较矜持，不好意思动武挟持。我头也不回地向旅馆的方向走去，小个子无奈地跟随着我，警车也缓缓地尾随着。



走到旅馆的大门口，通行杆拦住了警车，守门人用俄语向他们证明，我是这里的房客，但这几个莫名其妙的警察还是不依不饶，坚持要打开通行杆进入院子。走到宾馆前台，我气急败坏地给我们的翻译老师打电话，告诉他我遇到麻烦了，请他来帮助。这些不速之客惊动了旅馆的老板，他赶忙出来卑恭地迎合着这帮警察们，我隐隐地感觉到这里警察的威力。翻译老师下楼来，同样小心翼翼地与警察们交涉着，他告诉我，警察们坚持要检查我的护照。我带着几分恼怒回房间取护照，不一会儿，翻译老师上楼来告诉我，警察们已经走了，他不无严肃地对我说，记住以后外出一定要带护照。这里经常有恐怖事件发生，在这个时间段，俄国人都在酣睡，正常居民不会出现在大街上，我的行动引起了他们的怀疑，可能把我当成了黑头发的车臣人，因为车臣惯用的人体炸弹往往是女性……。

这件事给了我一个初步的俄罗斯警察印象。在后来司空见惯的密布警察的区域戒严，以及随机审查路人的行动，我不再感到疑惑，但终是避而远之，少找麻烦！

阿尔巴特大街和飞机场

一场虚惊之后，7 点钟我与同伴一起在宾馆用过丰富的早餐。今天上午的任务是访问 BKL 出版社，预定的会见时间是中午 12 点，下午我们还要拜访一些作者。早餐后，翻译老师就紧张地打电话联系将要会见的俄罗斯作者。9：30 我们乘宾馆的班车进城了。

BKL 出版社的总编辑是在 2006 年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认识的。当时她跑到我社的展台来积极地推销该出版社的产品，并大方地赠送了样书。巧合的是，她推荐的一本《偏微分方程》恰恰是我分社规划的“俄罗斯数学教材选译”丛中缺乏的选题，后又有国内教师推荐了一本非常著名的《数值方法》也是该出版

社的产品，此次主要是商谈申请版权的贸易条件。离开中国前，BKL 总编辑通过 E-mail 用英文告知了该出版社的地址：Aeroporta 大街 3 号。翻译老师一看，马上反应该大街的中文名字应该是“阿尔巴特大街”，那里集中了许多书店，一定也是出版社云集的地方。

进城以后，离会见时间还有 2 个小时，翻译老师先带我们来到了红场。克里姆林宫红场在我的心目中永远是庄严肃穆的，一方面红场正中安放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的灵柩，另一方面这里是俄罗斯政权的灵魂所在。这里曾是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发源地；这里也曾是前苏联解体为多个共和国的决策之地；这里写就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这里也记录了世界格局极端性变革的过程。红场永远是那么鲜明夺目，宽阔的广场在克里姆林宫红砖墙的辉映



下，在富丽堂皇的救世主大教堂的衬托下，显得更加有特色，一队队的人群在这里争相摄影留念。

记得去年来到这里，正值有国事活动，红场上戒严，威严的俄罗斯士兵把守在广场的各个角落，只允许游客沿一条设计好的路线瞻仰列宁墓。我们当时的心情是异常崇敬的。当走进黑暗的地下陵墓时，花费了好一会儿，我才看清了黑暗中的一切：列宁静卧在微弱灯光映照下的水晶棺木中，周围有两个高大英俊的俄罗斯士兵守护。随着人群的移动，我们没有时间驻留，也没有足够的条件看得更加清楚。随后，跟着人流我们又逐一走过安置在列宁墓两边的历代俄罗斯政权领导人的墓碑，我们可以从俄文的拼写依稀猜测出一些熟悉的名字：朱可夫、捷尔任斯基、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叶利钦……。我禁不住在想，当年伟大的革命家斯大林也曾静卧在这里，但一场后人的革命，将他“清除”出去，至今不知葬于何处。也正是这一场变革的革命，这一代代领导人的领导，俄罗斯已经走向了背离列宁、斯大林设计的社会主义道路，资本主义在这里已经全面占领。

参观完红场，我们乘地铁来到阿尔巴特大街。这条位于莫斯科市中心的历史悠久的街道，早在十九世纪初，至今仍在大街上营业的“布拉格饭店”就因著名诗人普希金的光顾而闻名。十月革命前，这里是贵族聚居之地。后来又成了相当多的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的聚集地。来到这里，我不禁想到了名著《阿尔巴特街的女儿们》。在雷巴科夫的笔下，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前苏联的肃反和清洗，使这条在全俄赫赫有名的街道不幸被抹上了浓浓的悲剧色彩……。



现在看上去，这里仍然是一个非常热闹的聚集地，宾馆、酒吧、书店、杂货店应有尽有。但我的直觉告诉我，这不

像是个出版社的所在地。果然，在烈日炎炎下沿着阿尔巴特大街走了几个来回也没有找到合适的 3 号；询问了数人也未得到肯定的答复，而出版社提供的电话一直都打不通。

注意到时间已接近 12 点，我们开始意识到问题的严重，难道出师不利？情急之中，我们又仔细地研究了地址，这是用英文书写的大街名，从读音和字形看有些类似于英文的“飞机场”(Airport)，难道会有一个称为飞机场的大街？经查询确实有一个地铁站名叫飞机场，俄文拼写是 Aeroporta。

意识到这个天大的错误，我们马不停蹄，立即向地铁的另一个分支方向奔去……。由于着急还坐错了方向，真是火上添油啊！经过大约 20 分钟的奔波，我们走出了 Aeroporta 地铁站。

面对的是有名的列宁大道，但几经询问还是找不到这个飞机场大街 3 号。唯一的办法还是得打电话，但是这个一直打不通的电话是什么原因哪？会不会需要加区位号码呢？经询问一位好心人，尝试着在号码前加“8”，竟然出乎意外地通了！这时已是 12:30 了。翻译老师极力向对方解释我们迟到的原因，并请求帮助。对方问清了我们所在地点，告诉我们在原地等候来车接。终于石头落地，起码今天的任务有了着落啊！

10 分钟后，一辆小型吉普车驶来，车上的一位中年男子招呼我们上车，他自我介绍是出版社的副社长。他指着我们面对着列宁大街斜对面的一座醒目的酷似莫斯科大学主楼的建筑物告诉我们，出版社在那个方向，我们暗自揣摩，无论如何我们也不会走到那里啊！近似咫尺的高大建筑物却让我们的车兜了不少弯子。他告诉我们，那座雄伟的大厦是斯大林时代打下的地基，近几年才建成，后来建成了一座居民楼，这样雄伟的建筑很难与宿舍楼联想到一起。他说，这一带原是一片飞机场，所以地名叫作飞机场。飞机场几年前移走，建成了大片的居民区。



汽车在这片雄伟大厦附近的一排简易平房前停下，在平房的后门通往地下室，门上挂着小小的牌子：“BKL Publisher”。这样出版了世界级著名教材的出版社竟然建立在地下？！走进地下室，真似小小麻雀五脏俱全，一个出版社的各个环节分布在这个地下工场中。我见到了那位和蔼可亲的总编辑，出版社的社长也出席了会见，他显得很文气，也很庄重。

总编辑单刀直入，开始与我在贸易条款上讨价还价。在一个多小时的洽谈中，那位庄重的社长正襟危坐，未发一言，最后我们达成了统一，在和谐的气氛中结束了会谈。此时已近下午两点钟了，对方似乎没有任何挽留的意思。我们翻译老师灵机一动，提出请对方用那辆小吉普车送我们去下一站：莫斯科大学，对方欣然同意。

坐在吉普车上，我们打趣说，原以为定在 12:00 会见，我们又因找不到而迟到了，按照中国人的习惯，对方怎么也应请我们吃饭哪？但谈到了 2 点钟还是空腹而归啊！这时，一个决策产生了：马上通知即将会见的莫斯科大学福明柯院士，我们请他一起吃午饭，同时也请我们自己！

俄国人小气吗？

第二天上午的会见定在 10:00，会见俄罗斯最著名的科技出版社——俄罗斯科

学院数理文献出版社。

这次是第二次会见了，去年的会见历历在目。当我们一行人风尘仆仆地赶到



这里，疑惑产生了：出版社接待大厅中与俄罗斯国旗并排悬挂着美国国旗。而且处于领先位置的左面，这个当年的“纳乌卡”成了国际出版公司！后来了解到，在前苏联解体过程中，这个出版社也解散了，后又由一位美籍俄国人买下，成为了私人股份公司，但职能依然秉承了原“纳乌卡”的高端科技产品，并聚集了一大批反映俄罗斯最前沿研究成果的期刊和学术著作。

骄枉必须过正。有了前一天迟到的经历，这天我们提前一个多小时就坐在了出版大楼的接待室内。等候了一个多小时，翘首期盼——一批批四平八稳的上班族姗姗而来。10点过了，打电话进办公室仍无人接听，直到10:15，才见一位高大丰润的妇女走进接待室。她来上班发现了我们等候的几位亚洲人，她是出版社社长委派的接待人。把我们领进会议室后，她先对我们抱歉说，因为刚上班，需要安排一下就离开了。在会见室内，饮着对方提供的咖啡和饮料，我们进一步观察了这家出版社的产品，展架上仅有一、二百本书，但都很经典，这可能就是他们的看家家底了。更吸引我们的是在另一排高大的架子上展示着几百种英文出版的期刊，涉及了自然科学的方方面面的科目，而且都是由世界最著名的学术出版商 Springer 公司合作发行的，这又是这家出版社的精华。



会谈是无关紧要的，因为这位委托人基本上作不了任何主，碰到有些问题，她还需要领我到社长办公室打电话向社长请示，从电话中才知道，他们的社长就在家休假，义务看护放假的孙子。约定的外事会见因个人私事而不出席，天大的事发生也要休假，这是认真的中国人难以理解的。

幸运的是，关键的业务已在去年与社长见面时谈定，或通过信件解决了。我们最后提出了对该社的几本书感兴趣，希望带回国审阅，她马上打电话让员工送了过来，并表示需要我们付费。出版图书的出版商竟然连版权业务的样书还要付费？这在国际业务圈中是罕见的！跟着这位委托人履行了购书手续：营业部开单，交费、包书，还包括算错了帐等等就用了近一个小时。

这时已近12:30，我们告别这位委托人，送给她一盒中国的乌龙茶。她非常高兴，一再说她喜欢中国茶。她告诉我们，可以在楼下餐厅就餐，并要求我们在一楼大厅等她。十多分钟后，她手中攥着一个鼓鼓的钱包匆匆走来，抢先带我们走进了餐厅。进入餐厅后，她示范性地告诉我们如何选择各类菜品，然后付完她自己的帐后，转身对我说，请你们自己付款。尽管这样的结果在我们的预想之中，但联想到她的行动还是带给我少许诧异。

吃完饭走出这家出版社，我们同时嘘了口气，几乎异口同声地说：俄国人真小气！

“偏执”热情的柯夫人

柯夫人主动来电话了！她是著名的已故俄罗斯代数学专家柯斯特利金先生的遗孀。柯先生 8 年前不幸去世，留下了多部传世的代数学巨著，柯夫人是这些著作的法定权利人。我们曾在去年与她通过信函确定了一套《代数学教程》的版权，此次是希望商谈继续引进该书配套的习题集事宜。

一到莫斯科，翻译老师就按照事先的计划与她联系会见事宜，她一听说我们的到来，马上表现出满腹的怨气：没有收到上次出版图书的样书啦，没有给扣税金证明啦等等。她表示，她年事已高，身体不好，经不起折腾，希望我们与另一位指定的代理人联系，而这个联系人正在外地休假。听到了这种情况，更增加了我们要会见她的强烈欲望。翻译老师一再耐心地向她解释并致歉，恳切希望与她会见。她最终勉强答应由她的在莫斯科大学当教授的儿子来会见我们。

柳暗花明又一村，现在这个不速之电带给了我们佳音！她竟然提出让我们马上去她家里作客！

我们乘坐 1 号汽车到达了指定的车站，正在寻找门牌时，一位健康爽朗的老太太仿佛从天而降，笑容可掬地在迎接我们！这就是体弱多病的柯夫人？她衣着得体，满头银发，一脸的自信与和蔼，这与我们想象的偏执桀骜的柯夫人判若两人？早就听说柯夫人本人也是科学家，见面果然不同凡响。

她热情地引领我们走过社区的幼儿园、小学校，进入了她的宿舍楼。莫斯科人居住的宿舍楼至今仍采用在前苏联电影中经常看到的 30 年代的外露厢笼式电梯，电梯内窄小得只能容纳 3-4 人，有一根电缆通过电动机牵引厢笼上下。乘电梯上到三层，柯夫人的儿子已在房间内等候。

柯夫人首先引领我们进入卫生间，要求我们逐个洗手，并指示不同毛巾的功



用，后来我才知道，这是俄罗斯家庭访客的习惯。她带着我们从厨房开始参观所有的房间。柯夫人的厨房很有特点，墙上、布满了各式各样的昆虫标本和模型，冰箱门上贴有各种各样的动物玩具。我猜想，柯夫人一定是搞生物学的专家。她要求我们每人选择一个冰箱贴作为送给我们的礼物，然后引导我们进入客厅。

客厅的摆设非常典雅，看来是经过事先精心布置的。几个大玻璃柜中陈列着柯先生的著作和藏书，墙上、电视柜上摆设着全家的照片，茶几上铺着镶花钩织的台布，上面放置着各类小饰品。客厅的另一角，餐桌上放置了烤肉、甜玉米、面包和酸奶……这还真是隆重的待客啊！我们表示已吃过饭，于是大家坐下来讨论版权合同。



柯夫人戴上老花眼镜，认真仔细地逐条审阅着合同，不时叮嘱身旁的儿子记下需要修改的地方，俨然一位生物学家在与助手进行生物实验……。经过近 2 个小时的讨论，我们愉快地结束了原认为非常难以应对的谈判。正如结束了一顿丰盛的午餐，柯夫人按照俄罗斯人的习惯请我们喝午后茶。她准备

了两大块配茶巧克力，一块请大家品尝，另一块执意要送给我这个唯一的女性来访者，同时硬把铺在我桌前的一块鲜艳的红色小餐巾一同送给我，倒真使我受宠若惊了。

告别了热情奔放的柯夫人，我们如约来到经济学家叶柳米娜的家中进晚餐。去年来俄，我们一行四人曾也在她那传统精致的家中做客，此次是拜访她暂住的儿子家。房间刚刚经过装修，天花板吊顶呈现流线型图案，家具摆设透着年轻人崇尚的简单与现代。

再次见到叶柳米娜，我不禁暗暗吃惊。一年前的她是那么年轻有活力，风韵丰满、神采奕奕。她曾深情地向我们描述了前苏联蜕变的惨痛教训，从经济学家的视角，对中俄政治经济发展作了深刻的对比分析……。那次会见使我们受益匪浅。我们中的一位年轻小伙在他的感召下体会至深，称之为从未有过的深刻的党性教育。如今的叶柳米娜，面容憔悴，消瘦疲惫，两只大眼睛中透着一种无奈和茫然。究竟发生了什么？限于文化差异和语言障碍，我们不得而知。

她还是做了精心的准备，鸡肉焖饭、凉拌茄子、沙拉蔬菜、各类饮料……。吃饭中的交谈很轻松，我们最后委托她与一位非常著名的已故俄国数学家吉米多维奇的儿子联系另几本书的版权合同问题。晚饭后，我们匆匆离开，关于她的消瘦和忧虑，至今在我脑海中还是个谜。



走过了两个俄罗斯家庭，一个是曾经那么“偏执”自信的老科学家夫人，一个是和蔼温和的中年一代的经济学家，我们受到了俄罗斯家庭的最高礼遇，没有一点勉强，没有一丝做作，我们还能说俄国人小气吗？经过我们的充分讨论，得出了一致的答案：对于公事公办的陌生人，俄国人近乎小气和苛刻；而对于朋友，俄国人无疑是大方热情的，这在我们后来走入俄罗斯的农村，得到了进一步的印证。

熟悉地铁

在莫斯科的几天，都是跟随翻译老师乘地铁。一方面限于经费，每天 10 美元的公杂费是不足以打的士的；另一方面，在莫斯科大街上基本上见不到出租车，挥手半天停下的黑车也是捎带，还要漫天要价。这里的人基本没有坐出租车的习惯，连院士与我们应约，也是乘坐地铁，所以我们的主要交通工具还是地铁。

如果说一年前也坐过地铁，那纯粹是懵懵懂懂，既看不懂站名，也分不清行使方向，我当时感到自己就似个睁眼瞎、张耳聋。而此次每天频繁地奔波在数十条地铁线上，给了我熟悉莫斯科地铁的机会。

莫斯科的地铁应该堪称世界之最了。它修建于斯大林时代。当时可能考虑到战争因素，地铁建在了地下的很深处。从地铁口乘滚梯移向地下，滚梯的速度之快令初来者生畏，滚梯的倾斜角度呈 75 度角，滚动的长度至少 100 米，基本上是见头不见尾，一眼望过去，好似一条条滚滚的巨龙。

地铁站台的墙壁和地面都是用大理石铺装的。每一个地铁站都别具特色，并分别采用不同的颜色、不同的设计图案用大理石进行镶嵌，给人以富丽堂皇、庄严大气的感觉。在几个大的中转站处设计得好似艺术的殿堂。例如：和平大街地

车站全部采用纯白色的大理石铺设，墙壁上挂着各类白色浮雕，主题都是和平，例如母亲和儿女，给人一种安定祥和的感觉；在胜利广场地铁站，则是采用深红色大理石铺设，在拱形的候车站台上，分别矗立着一个个人物雕塑，代表士兵、军队、力量和胜利。



置身于人潮涌动、繁忙有序的地铁站中，我禁不住对莫斯科的地铁产生了兴趣。莫斯科的地铁结构酷似一个蜘蛛状的昆虫，中心有一个大环线，好似昆虫的甲壳。从“昆虫”的心脏同时向四面八方延伸出十几条支路，好似昆虫的多只长脚。中心环线可以起到向各个支路换乘的作用，在环线中间，又形成了多条线的重叠，设立了几十个交错的换乘站，这些换乘站分别根据线路设置成两层、三层甚至四层线路的交错，由此可见这个地铁工程在设计上是独具匠心的。



莫斯科地铁的发达，成为了莫斯科人的主要交通工具，这也是在莫斯科找不到出租车的主要缘故。

接近列宁

原定四天的工作，在翻译老师的努力帮助下，竟异乎寻常地提前完成了！剩余的时间如何有效度过，成了我们讨论的话题。这几天几乎每天都是早出晚归连续工作 12 个小时以上，确实疲倦了。是留在莫斯科旅馆中休息还是鼓鼓精神再多看些什么？

翻译老师提出，跟我到农村去，到田野去，到俄罗斯的下层社会中去。目标用翻译老师通俗的称呼是：我的小城。他曾在那里度过了 12 个青春年华，他回

访小城的愿望无疑是迫不及待的；而对于我们，接近俄罗斯的田园，也是一件锦上添花的事。这个提议得到了大家的赞同。经过一番策划，我们上路了。

俄罗斯的长途汽车都是采用新型大日野轿车，座位和环境舒适。在来俄之前，我曾在国内湖南省乘坐过长途汽车，比较之，俄罗斯的长途汽车系统似乎要更完善些，尤其是要远远好过它的出租车系统。翻译老师告诉我们，两年前的长途汽车远没有这样的好条件，但现在的价格也增长了 1/3。

大日野在高速公路上奔驰着，出城后就是大片的田野。见过欧洲，特别是北欧和澳大利亚、新西兰的田园、草场，俄罗斯的农村称不上美丽和富饶。面积倒是一望无际、幅员广大，但多数是杂草丛生，无人修整，既没有大片整齐耕种的田园，也没有精心培育的畜牧草场，更见不到成群的牛羊。我真正理解了一年前叶柳米娜告诉我们的：前苏联的解体加上近十年的变革，俄罗斯的农业已经完全崩溃消失了，所有的农副产品基本上依靠进口，这使得俄罗斯，尤其是莫斯科，成为了世界上消费水平最高的地域。按照翻译老师的说法，依照他对俄罗斯人的了解，他们太懒了，更多的时间宁愿闲在家里。



经过 2 个半小时的长途旅行，我们来到了翻译老师的小城。小城的在地图上的官方名字叫佩列斯拉夫尔-扎列斯基 (Pereslavl'-Zalesskiy)。第一眼看上去实在无法与美丽相联系，长途汽车停车场在小城郊外的一片空场上，人们在一个狭小的木制售票房外的敞棚内候车，停车场围墙外堆放着大片的垃圾……。

一个英俊的小伙子已在车下迎接我们，他叫安德烈，是翻译老师在小城的房东的儿子。乘上他开的老式奥迪小轿车行驶在小城的马路上，我油然而生一种轻松感：久违了的轿车，我们又可以畅通无阻了。在莫斯科就因为没有这样的交通工具，我们是那样的无奈，甚至一筹莫展啊！

安德烈先驱车带我们去找住处。经过比较，我们选择了一处价格适中的旅馆，但在登记时又遇到了麻烦。我们出示了在莫斯科所住旅馆为我们办理的落地证明，而这里的旅馆则要求必须有到这个小城的落地证明，否则警察会找麻烦。俄罗斯警察竟然会严格到如此地步？我对俄罗斯警察的印象更加深刻了。经过商量，还是决定以安德烈的名义登记。

放下行李，翻译老师就催促我们抓紧时间外出观光，这样一个似乎简陋无华的小城能有什么好玩的地方呢？带上足够的水，我们的奥迪又上路了。沿着乡间小路飞快地行驶着，车后留下一串串黄土烟波。望着路边一望无垠的野草地，我



想象着能带来惊喜的世外桃源的出现：雄伟巍峨的高山？美丽如镜的湖泊？还是别的什么？

在我的想象疑惑中，目的地到达了。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尊矗立的列宁雕像。翻译老师告诉我们，这是列宁曾经住过的

庄园。列宁？小城？庄园？遁着进一步的疑惑，我们沿崎岖小路走近这个庄园。这是一个两层的木制楼房，房后有大量的田野和丛林，还有一个小湖。看来这应该是个地主级别的庄园，但比起去年我们曾经参观的代表俄罗斯 17-19 世纪贵族阶层生活的托尔斯泰庄园，则是小巫见大巫了。翻译老师向我们进一步解释：这个庄园的主人曾是这一带最富的，也是列宁的朋友。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前夕，列宁曾来到这里借住，现在这里已成为了一个列宁故居博物馆。随着俄罗斯人对老一代革命家的淡漠，已鲜有人来这里参观了。

找到博物馆的看守人，才把楼内的灯光打开。在这个典雅精致的住宅中，珍藏着列宁在大革命前曾在这里奋笔疾书的著作和资料，列宁曾用来印制革命传单的油印机，同时还有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这个地区创业建设的记录。在这座博物馆的旁边，还有一座用原木搭建的小木屋，门口有俄文标记的铭牌：列宁曾经的住所。楼下光线很暗，主要是庄园的厨房和储物间；踏着窄小的小木梯走上二层，面对楼梯的就是列宁曾经居住的房间。这个仅有七、八平米的小屋中，简单地摆

放着一张小木床、一张小书桌和一把扶手椅，这里应该曾是革命导师深入思考的温床和成就革命的精案。我想，从莫斯科的红场到小城的庄园，从曾为世界社会主义政权的发源地追溯到最伟大革命家思想的萌发地，这无疑使我们的思想又深刻了一步。



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这天晚上，我们应邀去翻译老师的房东家，即安德烈的父母家做客。翻译老师在小城工作期间，主要在一个国家级的保密研究所工作。我们来的也是这个研究所的家属楼区。

安德烈的父母高兴地出来迎接我们。男主人叫萨沙，他长得很帅，高高的个子，健美的体魄，炯炯有神的眼睛中透着旺盛的精力和睿智的学识。看到他，我不禁想起了青年近卫军中的主人公们。相比之下，女主人显得有些沧桑，年轻时应该很俊俏的脸庞上显现了年龄留下的沟痕，腰背已略显佝偻。他们为这次来访作了精心的准备。贤惠的女主人准备了几样精制的小菜：茄肉卷、青菜沙拉、鸡肉焖饭，还有俄罗斯人餐桌上必备的烤肉、奶酪、面包、酸黄瓜。男主人很好客，



也很善谈，他拿出了葡萄酒和伏特加酒。几杯酒下肚，大家的话自然多了。主人们禁不住回忆起翻译老师在小城居住的往事。为便于称呼，整个研究所和住宅区的大人孩子，一概都叫翻译老师的简称“小倪”，这个“小倪”用俄语发音显得是那样清晰和响亮，还有几分趣味。在他们的叙谈中，我的脑海中也在显现和编织着这个“小倪”在这里

度过 12 个年头的种种场景。

晚餐后，主人们兴致勃勃地带我们参观了他们的住所。这里研究所的体制与我国很相似，在一个偏僻的小城，由于国家的需要，尤其是具有机密性质的科学事业，曾经吸引了一批批高智商的精英们来到这里，生儿育女，贡献了一生的青春，他们的全家包括儿女，也就在这样的小城中生长、工作下去。研究所分给了他们两套住房，他们住一套，安德烈夫妇住楼上的另一套。他们最近正在对两套住房作装修，有趣的是，所有的装修都是由他们自己设计、自己布局、自己施工的。

由于俄罗斯体制的变化，原有的铁饭碗已不复存在。一直从事高级编程工作的萨沙已经脱离了研究所，现为一个自由职业者，在为美国几家公司做编程。所以此次装修特意隔出了一间非常舒适的书房，供他在家办公。大儿子安德烈在莫斯科联合大学毕业后又回到了小城，进入研究所搞控制方面的研究工作，他的新婚妻子在家协助萨沙从事编程工作，小儿子现在莫斯科大学读书，从一家人的生活和精神状态可以看出他们对现状的满足和安定。



从萨沙家出来。我们沿着一条乡间小路返回旅馆。夜是那样的深沉，田野是那样的寂静，路边的小溪中鼓噪着青蛙的呱呱叫，头顶的树丛中传来嗡嗡的蝉鸣，此起彼伏、时弱时强，汇合成一幅自然和谐的曲调。望着夜空中的点点星云，我们不禁咏唱起《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深夜花园里四处静悄悄，树叶也不再沙沙响，夜色多么好，心儿多爽朗，多么迷人的晚上……”随着我们的步履，我们的歌声越来越响亮。这首在中国传播久远、耳熟能详的歌曲今天在这莫斯科郊外的夜幕中显得是那样深沉、悠扬、充满诗意。

山楂树

一进入俄罗斯，尤其是来到小城，我们几个常常情不自禁的哼唱着那一首首熟悉的俄罗斯歌曲，《喀秋莎》、《纺织工人》、《红莓花儿开》、《山楂树》……我们甚至常常会把几首歌的旋律相混淆，随着俄罗斯歌曲的主旋律而动情哼鸣。在这里，我们唱的最多的还是那首《山楂树》，因为在小城的路旁、屋前，布满了山楂树。按照歌词的描述，山楂树应该开的是白花，而成熟的山楂树上则结满了鲜红色的山楂果，将树枝沉甸甸地坠下，在这偏僻的小乡城中形成了一道美丽的风景线。

第二天清晨，我决定独自出去拍摄山楂树。沿着细长的土路，我经过了一片别墅区，一个个独立的房屋都带有不大的小院子，比起北美、欧洲的一些别墅区，这里的住宅真谈不上漂亮，更显现不出任何豪华，木制的小屋外面刷着鲜亮的色漆，院落中栽种着各种未经精心休整的花草。尤其显眼的是，几乎每一家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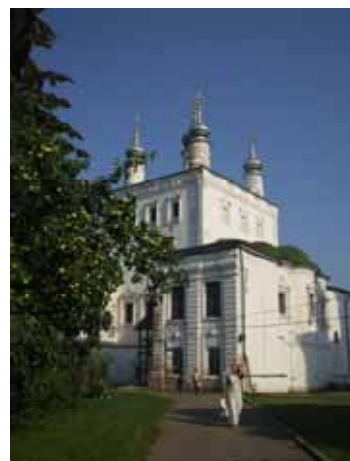
中都无一例外地生长着山楂树。我不禁想起了《山楂树》的歌词：当那嘹亮的汽笛声刚刚停息，我就沿着小路由树下走去。轻风吹拂不停，在茂密的山楂树下……啊，最勇敢最可爱呀到底是哪一个？……。我想，山楂树之所以受到这个民族的宠爱和青睐，因为它代表了这个民族的特点：耐寒冷、耐灾害、生命力旺盛，又不可抗拒地带来果实累累。它是一种民族的象征、性格的代表！

沿着这条小路，我又经过了一座几近废墟的老式教堂。东正教在这里是居宗



教的统治地位，因此这里的教堂几乎是同一种建筑模式，教堂上顶着洋葱头状的圆顶，白色、黄色绿色形成了鲜亮的色差对比，看上去非常显眼。进入教堂中，则显得窄小和平淡。在不大的教堂大厅中，正面描绘着几个教主的头像和一些教徒们祈祷的画面，分不清何者为主，大厅中间有安放经书的架子，没有祈祷者的席位或座位，也许这里的教会仪式都是站立的。

走过一条小河，河边依然是一丛丛的山楂树。透过树丛，我看到河对岸坐着一群俄罗斯老妇人。在这清晨的早霞中，她们悠闲地默坐着，观赏着这布满晨曦的乡村景色。我禁不住拿起相机，想拍下这诗画一般的乡村人物。突然，我被一个洪亮的嗓音而打断，这是一位老农夫，他用俄语向我比划着，我理解他是在向我介绍河边的植物（可能他以为我感兴趣的是这里的植物？），我喃喃地应酬着。最后，他又指向另一个方向，顺着他的手指，在晨曦的映射下，我看到了一片果园。走进才发现，这是一片苹果园。有趣的是，这里的苹果树非常高大，每一个枝头都沉甸甸地结满



了一丛丛的苹果，一阵风吹来，大大小小的青苹果撒落下来，铺满了树下。我注意到，这里的苹果树没有经过剪枝和修整，是任其向上、向下、向四周而延伸发展的，每一枝头的苹果大小不一，不等到成熟，许多苹果就因风吹雨打而夭折，留在枝头的仍然是大小不等，可能永远也结不出又大又丰满的果实。我想起刚到下榻的旅馆，大堂茶几上放着一盘苹果，都是大大小小的，找不出一个看上去顺眼的，吃起来很酸，但很有苹果味。我恍然大悟：这里的人们习惯了自然的生态，一切都是由大自然而优胜劣汰。他们想象的一切成果都会像山楂树一样天然丽质、茁壮生长，无须加工，无须栽培，也不会企盼太显眼出色的成果，这可能就是山楂树的精神吧？

彼得大帝与小城

吃过早饭，安德烈又驱车来接我们去参观湖区，这个湖叫普列谢耶沃湖（Pleshcheyevo），在俄罗斯的地图上可以找到，也是莫斯科附近闻名的一个旅游点。

我们首先参观了彼得大帝的船屋。建在一个小山坡上的展室小巧简洁，正中放着一艘小木船。从1688年起，彼得在其母纳塔莉的支持下，曾在这个湖畔经历了5个年头，潜心习造舰船，他亲自设计、亲手参与制造了一艘艘的木船，组成了俄历史上第一支军事船队，成为了后来强大的俄罗斯海军的基石。在此基础上，他又赴荷兰、英国等国考察，学习造炮、造船和航海。1699年他执政皇位后，在俄国历史上第一次建立了正规的陆军、海军，他采取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如实行新兵役制，开办军事学校，延聘外国军事专家，设立陆军院和海军院，实行统一指挥的军衔制，设置勋章奖章制度等等。他对外实行侵略扩张政策，被马克思称之为“世界性侵略体制”。经过多次远征，大败诸强国，俄国遂跃居欧洲强国之列。战后被枢密院尊为“大帝”。彼得一世被称为俄国军事史上民族学派的奠基人。

在彼得亲手建造的每一只船上，他都用一个铭牌刻上他的名字。这只小木船是在一场大火中唯一幸存完好的彼得亲手建造的船只，船帮是用桦木制作的，船上留下几经波折的痕迹，船帮上的铜铭牌依稀可见彼得大帝当年的签名，这是历史上一个伟大的人物，他与小城的不懈之缘在这里可以历历在目。

沿着林中的小路，曲曲弯弯，我们走到了小山坡的另一面，一片湖光粼粼的水面展现在坡下，这就是著名的普列谢耶沃湖了。面对着湖面的坡上，有一尊彼得大帝的雕像，他身披盔甲，英勇威武，腰佩利剑，脚踏铁锚，挺胸抬头，我被深深地感染了。顺着他的左手挥之方向，正是当年他指挥建造船只、训练海上军事的大本营，我仿佛看到他的卧薪尝胆，他的英勇无畏，永远是那么雄心勃勃，只争朝夕，率领千军万马的船队所向披靡，攻克一个一个的目标而取得辉煌的胜利，这正是俄罗斯人引以为自豪的历史，也是俄罗斯人不朽的精神……。



顺着坡上的小路，我们来到了湖边，这里已经开辟成旅游区，有天然游泳场、划桨游船、餐厅、咖啡馆等等。这天的天气非常好，湛蓝的天空中没有一丝浮云，太阳毫无顾忌地向地球挥洒着它的光芒，阳光带给了地面一片暖洋洋甚至有些毒辣的照射。游泳场的一群儿童吸引了我们的眼球，我盯住了一个赤身裸体的小男孩，他是那么精力旺盛，不停的在沙滩上和水中嬉跑着；另一位小女孩比较矜持，一条小裤头盖住了私密处，她正在专心致志地建造水上花园，辛勤浇灌着她的成果，但经不住那个小男孩的胡作非为，未来得及保护就毁于一旦，两个仇敌厮打



在一起……。另一端，草丛中一家家席地而卧，父母和孩子们在无忧无虑地享受着阳光的沐浴，在俄罗斯这块一年有半年多冬天的气候带，阳光是显得有些吝啬。

翻译老师找来了一艘小木船，让我们体验一下彼得大帝操练的湖面风光。船主是一位年轻的小伙子，他帮我们把船推下湖滩，让我们自己操纵划桨。望着无际的湖水，面对这条单薄的小木船，我们几个都有些胆怯，我们要求他为我们划桨，他欣然同意了。

我们的船出海了，我坐在船头，小伙子背对着我奋力划动着双桨，小船劈开水面飞快地驶向湖中心。小伙子赤裸上身，可能由于长时间在湖上营生，脊梁和双臂晒得黝黑，随着他的运动，后背和双臂上的肌肉密实而有线条。这个湖面很大，按照小伙子的说法，长4公里宽3公里，应该是12平方公里面积。由于岸边基本上没有建筑物，湖面看上去显得很平淡，但我们还是兴奋不已：小城的一切都是那么天然、那么无修饰，它给了我们遐想的空间，也使我们把自己置身之中。

在船上，翻译老师与小伙子拉起了家常。原以为他是当地土生土长的农家孩子，没想到他是来自莫斯科！他曾当过兵，在车臣一带服兵役，目睹了许多武斗



和战争，还有过几次化险为夷的经历。他现在俄罗斯一家电脑公司工作，月薪有约7万卢布（相当于近3000美元），他在这里买了一处别墅，假期来这里度假。租船是他的副业，这条船也是他自己制造的。真好似天方夜谭！我真无法把这个小城的船工与大城市的电脑销售员联系到一起。记得去年来俄我们曾调查过俄罗斯教授的待遇，当时一个教授的月工资大约1000美元，年终还有1000美元的奖金。

那么按照这个小伙子的工资，相当于大教授的近三倍，是脑体倒挂？还是频繁的通货膨胀？我们在数字面前有些糊涂了。

时间很快过去了近一个小时，考虑到下午还要赶车回莫斯科，我们决定撤退。这时湖面刮起了微风，返回岸边是顶风逆浪的。看得出小伙子划得很费力，不时地回头向岸边企盼，我们也不再用农家小伙的尺度来衡量他了，看着他心底的某种无奈，多少有些心疼。

终于到了岸边，小伙子已累得气喘吁吁，看着他不停地抚摸着磨出血泡的双手，我们动了恻隐之心，多支付了他一些卢布。

安德烈在岸边已等得有些不耐烦了吧？难得他放下工作整天来陪我们。他告诉我们，他的研究室主任瓦西里教授邀请我们到他的别墅中进午餐。瓦西里教授是翻译老师在研究所的领导，我们刚到小城的长途汽车站时，正遇他送一个朋友。



我们的奥迪沿着山坡的小土路迂回上山，在一片木制小别墅群中找到了瓦西里的家，他和老伴高兴地出来迎接我们。瓦西里教授已有近 70 岁了，他在控制论的研究方面很有建树。他慈祥可亲，总是带着谦和的微笑，师母是典型的俄罗斯家庭妇女，非常热情，也很贤惠。

我们在他家屋后的园中坐下，园中搭着藤架，安放着的长条桌和长板凳，一个自制的蓄水罐挂在藤架上，用来积蓄天上的雨水。园子中栽种了各种瓜果和花草，还有几棵苹果树。他们拿出了一篮摘好的我们已司空见惯的青苹果，尝下来还是那么酸，那么有苹果味。家中的一条大狗见到客人非常兴奋，摇头摆尾，总是伏在客人的脚下争宠。

我们又一次享受到俄罗斯家庭的好客。师母准备了蔬菜沙拉和油焖饭，还有传统的烤肉和奶酪。蔬菜是他们园子中自己栽种的，很新鲜。由于饿了，这顿饭吃得非常舒适，非常可口。席间，我们又开始讨论苹果和生态问题，瓦西里教授告诉我们，这个园子的所有收获都是自然的，从不施肥、除草，收获的就是进口的。苹果树依然是任其发展的，落下来的次果子，师母用来晒苹果干。为了给我们找出几个像样的苹果，老教授拿出一个长长的杆子，杆头有一个布做的小口袋，他用这个特殊工具为我们在苹果树高高的枝头上，打捞了几个特大的苹果。



告别热情的瓦西里教授夫妇，告别一直默默陪同我们的安德烈，我们就要离开小城了。短短的小城之游和小城的故事带给了我们更多的思索、回味和畅想。

结语

俄罗斯曾与我们是那样地亲密，又曾与我们相隔了那么久远的老死不相往来的年代，我们都曾是听着俄罗斯的歌曲、读着俄罗斯的文学作品成长起来的一代，又都经历了从神圣、威严到仇视、怨恨直至现在的重新走进、走近俄罗斯。我感到欣慰的是，社会的发展终于使我们的人类明白了和平的珍贵和意义，赋予了我们民族间的友谊和情谊，我真心地期盼世界的大同和共和，使我们全人类共同生活在一片纯真、和谐的蓝天下。

